

A large, dark silhouette of Sherlock Holmes in his iconic deerstalker hat and smoking pipe, set against a blue background with faint architectural details.

青少年最爱看的探案故事

# 福尔摩斯 新探案故事

FUERMOSE  
XIN TAN'AN GUSHI

【英】柯南·道尔◎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青少年最愛看的探案故事

# 福尔摩斯 新探案故事

FUERMOSE  
XIN TAN'AN GUSHI

〔英〕柯南·道尔◎著 叁壹◎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新探案故事 / (英) 柯南·道尔 (Conan Doyle, A.) 著;  
叁壹编译. —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368 - 2964 - 0

I. ①福… II. ①柯… ②叁… III. ①侦探小说 - 小说集 -  
英国 - 现代 IV. ①I56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41791 号

### 福尔摩斯新探案故事

〔英〕柯南·道尔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人: 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46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64 - 0

定价: 1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http://www.mscls.cn>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 目 录

爬行人·····	1
三个同姓人·····	19
肖斯科姆别墅·····	34
显贵的主顾·····	50
王冠宝石案·····	70
三角墙山庄疑案·····	89
雷神桥之谜·····	109
狮鬃毛·····	130
戴面纱的房客·····	146

## 爬 行 人

我的朋友福尔摩斯一向都希望我将普莱斯伯利的怪事公之于众，至少这样可以抵消一部分谣传。二十多年前，这件事曾经在剑桥大学流传，并扩散到了伦敦的学术界，但总有些原因，让我不能公开它，所以这件事便在满是福尔摩斯案件资料的铅制盒子中埋藏了起来。现在，我才被允许将此案公布，那是福尔摩斯在快退休之前办理的案件，纵然在今天也要小心撰写，不可无中生有。

1903年9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福尔摩斯用不叙详情的习惯给我写了一张便条：

有无时间都请来一趟。

S. H.

我们的关系在他晚年时很不一般。他有很多习惯，经常被它们支配，这其中有些很难更改，且不顾及大局，写纸条是其中的一个习惯，此时我就像他的提琴、烟丝、旧烟斗、旧的案件目录，还有不怎么好的习惯。我的用处显现出来的时候，也正是他感到办案吃力并在一旁给他勇气的时候，但我不光有这样的作用。在他思考问题的过程中我就像一块磨刀石，在我面前，他向来喜欢理顺他的思路，因为我可以刺激他的思想。有时，他也对着墙讲，但无论如何，时间久了，他习惯了对我讲话。我的行为举止对

他多少会有些帮助，有时因为我的头脑反应慢些，恰恰却有效地激发他的思维，将灵感迸发在我们的高尚友情中，我只起了如此微小的作用。

我来到他的居所贝克街，他在沙发上缩着身子蜷着腿，嘴里叼着烟斗，深深地皱着眉，正在思索什么。他这个样子的時候，一定是在考虑一个令人烦恼的问题，他做手势让我坐在经常坐的那个沙发上，除此就没有表示我在场的举动，大约半小时后，突然他从思考中恢复了常态，用我早已习惯了的古怪笑容迎接我。

“华生，请别在乎我的沉思，昨天，有人对我说了一些奇特的事，它让我想到了另外很有意义的东西。我想写一篇关于狗在侦查工作中用途的小论文。”

“可是这个似乎有人已讨论过了，”我说，“比如猎狗、警犬。”

“不，华生，不是这方面的，这个谁都明白，但这还有更奥妙的一点，不知道你是否记得铜山毛榉案，我特别注意了小孩子大脑反应活动的方法并用这个结果来从逻辑上判断那个自负却又要面子的父亲有什么样的犯罪行为。”

“噢，我当然记得。”

“我对待狗的观点也如此，狗能很真实地反映一个家庭的生活。欢快的狗代表着家的欢愉，那么忧郁的狗一定在不愉快的家庭，凶狠的人一定有凶残的狗，危险的狗一定有一个危险的主人，有时狗能反映人的情绪。”

我不认同地摇了摇头，“这个似乎不太合理吧！”我说。

他装满烟斗坐下，没有注意我的意见。

“我现在研究的东西在具体实践中与这理论有联系，我正在这一团乱麻中找头绪。有一点就是，咬普莱斯伯利的狗正是他自己的狼狗。”

我往椅背上靠去，让我很失望，就因为这个很无聊的小问题让我在那么忙的工作中来这里？福尔摩斯很迅速地看了我一眼。

“华生，你像原来一样，还是不注意最细微的事，这些事对大的问题有帮助，从表面上看这事不奇怪吗？剑桥大学的著名生理学教授普莱斯伯利你听说过吧。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他自己的狗又为什么会咬他呢？你有什么意见吗？”

“那一定是狗病了。”

“这有可能，也值得考虑，可是平时它并不咬人，值得注意的是它只是在特殊的状况下来咬主人，而在平时很老实。华生，很奇怪是吗？听，有铃声，看来是伯内特先生来了，但比预约的时间早一会儿。我本来打算在他没来之前和你说一会儿这个案子呢！”

听起来上楼的脚步很急，并急促地敲着门，然后这个新的主顾就走进了屋。他大约有三十岁，个子很高，体型匀称，长得英俊大方，衣服很讲究，行为举止有一种不善交际的学者风范，他与福尔摩斯握了握手，我在场令他吃惊不已。

“福尔摩斯先生，我要讲述的是一个很敏感的事，还请您体谅我和教授无论私下还是工作的密切关系，我不想，也没必要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事。”

“别担心，伯内特先生，我在这个案子中需要有一个人能帮我，华生医生是最好的人选，何况他非常慎重。”

“那好，就听您的，但不要怪我这样谨慎的态度。”

“华生，伯内特先生是普莱斯伯利教授女儿的未婚夫，而且还是教授的助手，住在教授家，我们让您替教授保密，您当然会同意并支持，但最好用解决事情的办法来表示您的忠心诚意。”

“我也这样想，先生，这是我所想的，那么能说一下这位华生医生对此有多少了解吗？”

“我还没有时间和他说。”

“那就让我再把事情大概说一下吧，然后再汇报一下最近的新情况。”

“还是我来叙述吧！这可以检查一下我对基本事实的了解。华生，普莱

斯伯利是欧洲很有声望的教授，他一向都在学院中生活，而且从没有不好的传闻。他妻子死了，有个女儿，叫易迪丝，他果断、坚强，还有点好斗，就是这些情况，至少近几个月这样。但后来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他今年61岁，却和同行解剖学教授莫尔菲的女儿订婚了，我看这次求爱有些像年轻人一样炽烈，没有年龄大的人那种理智地求婚，他求爱的对象是爱丽丝·莫尔菲，一位才貌双全的少女。如此看来，教授对她一往情深并不奇怪，但在自己的家庭里并没有人支持他。”

“我们都觉得他这样不对。”

“是的，很过分，过激而且不同一般，可是教授很有钱，他那个同行并不反对他的女儿同时还有另外的追求者，他们在财产地位方面不及教授，但至少与她年龄差不多，而这个姑娘好像对教授的怪脾气不放在心上，仍然喜欢他，只是年龄上有点缺憾。也就在这时，教授被一些不知缘由的事改变了。他从来没这么干过，他没说去哪里就走了两个星期，然后很疲惫地回来了，他没有提到自己的去向，而以前他向来真诚坦白。很巧，这位伯内特先生收到一封同学的信，这封信来自布拉格。他说在布拉格很荣幸见到了教授，却没有机会说话，这才知道他去了哪里。”

“重要的是，教授自从回来后，就有了非常奇怪的变化，他变得偷偷摸摸，和他经常交往的人都认为他变了，不像原来那个人，他的高尚品格被掩盖了，但他的智力没有什么变化，课堂上他仍旧像过去一样才华横溢！但却有一种新的事情在他身上体现出来，是一种让人无法预料，又不太好受的东西，他的女儿一向都深爱他，她很多次都想与父亲再像原来那样亲密，想让父亲将‘面具’摘掉，此时，伯内特也在共同努力着，尽管这样可仍旧没有起色，好了，下面请你说说有关信件的问题，伯内特先生。”

“华生医生，您知道，教授和我一向都没有秘密，即便我是他的儿子或弟弟我想也不会得到他那么大的信任，我是他的秘书，信件全由我负责，



拆信并分类都是我一手处理的，但事情在他回来后有了变化，他吩咐我说，假如有伦敦寄来的信，而在邮票下又画有十字的，那么就放在一起，不要拆阅，他亲自看，果然后来我收到了几封邮票下面有伦敦东区邮戳的信，信上的字迹让人看来没有什么文化，假如教授写回信，也是自己邮寄，不再将信放在我们发信的邮箱里。”

“再说说有关小匣子的事。”福尔摩斯提醒道。

“对，小匣子，教授旅行回来时拿回来一个小木匣，这个物品能证明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过，它做工精细，多数人都觉得是德国的手工艺品，有一次我去工具橱找插管，无意间看见了那个木匣，就好奇地拿起来看，谁知教授非常生气，大发脾气，把我狠狠地责备了一番，话说得很粗鲁，这种事以前从未发生过，我被他伤了自尊心，我也尽力向他说明，我没有别的用意，只是随手拿起来看看，但那天晚上我感觉他一直在凶巴巴地盯着我，他似乎把这事放在心上了。”说着，他从兜里拿出一个小日记本说，“那天是七月二日。”

“你真是一个优秀的助手，这个日期或许对我有用处。”福尔摩斯说。

“这是我从教授那里学的系统方法方面的知识。自从他有了异常后，我就想到应该记录这些。所以我就记下了七月二日这一天，他从书房走到门厅时，罗伊咬了他，后来在七月十一日，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接着七月二十日又发生了一次。没办法，后来我们就把罗伊关到马厩里了。罗伊一向很听话又懂事，是条好狗。我所说的你一定厌烦了吧？”

福尔摩斯明显地走神了，没有听伯内特说话，伯内特的语气很不高兴。只见福尔摩斯紧绷着脸，两眼出神地盯着天花板，后来，他恢复了常态，“奇怪，很奇怪！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伯内特先生，我们已将原来的情况说得差不多了，是吗？你说这事又有了进展是吗？”

伯内特想到了令人烦恼的事，他年轻率真的脸变得阴郁起来。

“那是在前天夜里发生的事，大约是夜里两点钟，我醒了，躺在床上，

只听见有沉闷的响动，好像是什么在楼道里移动，我打开门往外看，教授就在楼道的另一端住……”

“哪一天？”福尔摩斯插了一嘴。

这位年轻人表现出对提出这个没有联系的问题很不高兴的样子。

“我已经说了在前天晚上，九月四日那天。”

福尔摩斯微笑着点了点头。

“请继续说吧！”

“他在楼道的另一端住，如果要到楼梯必须得经过我的房门口。那天我看到的太吓人了，我自认精神还算正常，但是那种场面却把我吓坏了。楼道很黑，只有中间的窗子能透一点光，我看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地上往楼道那边爬，当他经过那块光亮的地方，我才发现那是教授。他在地上爬着，是用脚和手而不是用膝和手在爬，他垂着脑袋，看起来爬得很轻松，毫不费力，我被吓傻了，一直等他来到门口，我才反应过来，走过去问他，要不要将他扶起来，他一纵身站了起来，骂了一句很难听的话回答我，马上从我面前走了过去，下楼了。我大约等了一个小时，也没见他回来，可能天亮他才回屋。”

“华生，你怎么看？”福尔摩斯说话的语气像个搞病理的科学家拿一个不常见的病例来和我商讨一样。

“有可能是风湿性腰痛，我知道有一个病人病情很严重，就用这种方法走路，而生这种病让人很易怒。”

“华生，你真是个好医生！你向来说话句句在理，可是他要是腰痛的话，就不会一下就站起来了。”

“他身体非常好，”伯内特说，“说真的，我从没见过他的身体像现在这么好，这确实是实话。这件事情不像其他案件一样可以勘察现场，我们又束手无策，我和易迪丝，也就是普莱斯伯利小姐都觉得有不幸的事就要发生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这件案子的确让人困惑，而且令人深思，你怎么认为，华生？”

“从医学角度讲，我认为这是一个精神病例。老教授因为恋爱的打击而不堪忍受，因此他为了脱离情网而去国外旅游，至于信件和木匣也许和他的别的事有联系，例如在匣子中放了借款，或股票证券等等。”

“狼狗会反对他做证券交易？我想，这事一定有隐情，现在我只能提示你……”

谁也不知道福尔摩斯要说什么，因为他的话被突然推门而入的小姐打断了。伯内特马上跳起来跑过去，张开双手将伸过来的手拉住。

“噢，亲爱的易迪丝，你没事吧？”

“杰克，我吓坏了，我不敢一个人在家里待了，我一定得来找你。”

“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我的未婚妻，我刚才提到的。”

“先生，我们就要得出结果了，不是吗？”福尔摩斯示意她在伯内特身边坐下。“我发现伯内特不在，我知道他会来您这儿，因为他曾说要找您帮忙，先生，请您帮帮我爸爸吧。”

“有点希望，不过还不完全清楚，或许您会带来一些新的情况。”

“这事发生在昨晚，先生，昨天一天他都是很奇怪的样子，我想或许他都不能记得自己做了什么，似乎在做梦。昨天就像在做梦，我想他不是我父亲了，虽然外表是，但内心却不是了。”

“那么，请你将昨天你看到的事告诉我吧。”

“昨天夜里狗的狂叫把我吵醒了，那是被锁在马厩旁的罗伊。我睡觉前总要锁上门，杰克知道的，因为我们都感觉有不祥的事要发生，我住在楼上的卧室，昨晚我没有挂窗帘，外面月光很好，我躺在床上看着白色的窗口，听着狗的狂叫，突然我发现父亲的脸贴在窗上，他看着我，我简直被吓死了，他一只手好像是在扶着窗框，脸贴在玻璃上，假如他将窗子打开，我想我一定会疯的！先生，那不是幻觉，我肯定。大约二十秒钟，我就那样躺着看着他的脸，因为我已经不能动了，再后来就看不见了，可我仍然

不能动，当然也不能看见他到哪去了。我一身冷汗，躺在那儿，一直到天亮。”

“吃早餐的时候他看起来粗鲁暴躁，并没有提到昨晚的事，我什么也没说，就撒谎进城了，又到了这儿。”

小姐的讲述让福尔摩斯十分吃惊。

“您的意思是说您住在楼上，那么园子中有比较高的梯子吗？”

“没有。这恰恰就是让人害怕的地方。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方法能够爬到窗户边。但他偏又到了窗口。”

“这是九月五日发生的事，理出头绪真不容易。”福尔摩斯说。

这话一说完，那位小姐看起来很吃惊。

“这已经是您第二次说到日期了，先生，难道这件案子与日期有联系吗？”

“有可能，可能性很大，不过我并没有证据。”

“您是不是把月球的运行和他的精神异常结合在一起了？”

“不，没有，这和我想的没有关系。我想，您能不能把日记本给我看看，我要核对一下日子，华生，我想我们也该有所动作了。小姐不是说她感觉她父亲有时会记不住自己都做了些什么吗？我很相信她这种感觉，因此我们就去见他，假装是他约我们的，就在他不清醒的日子去，或许他会以为自己记不清了，那么我就可以和他进行接触，并进一步调查。”

“这样不错，但我必须告诉您，教授脾气暴躁，十分粗鲁。”伯内特说。

“我们会尽快和他见面的，如果有理由的话。这样，伯内特先生，我们明天一定会到剑桥的。假如没有错，那里有一家旅馆，叫切克旅馆，旅馆供应葡萄酒而且很好喝，床单洗得也很干净。噢，先生们，或许我们以后几天的命运还会比这更坏呢。”

因为福尔摩斯没有家庭的烦扰，星期一早晨，他很容易就去了目的地，

而我却要安排一切，忙了好一阵，因为如今我的业务扩大了许多。但在前往剑桥的路上，福尔摩斯丝毫没提这个案子的事。直到我们到达他说的旅馆时，他才说：“教授在十一点讲课，中午或许会在家，我们就在午饭之前去他那里。”

“那么我们去总该有个理由吧？”

福尔摩斯打开笔记本看了看。

“8月26日，他曾经很暴躁，我们假想一下，那时他脑子很乱，那么我们就咬定有人约我们的，或许他会承认，我们就厚着脸皮去吧，怎么样？”

“只有这样了。”

“华生，你真行！无私无畏而且又努力进取。只有试试才知道这句话是意志坚强者所信奉的，我们找个本地人带着去吧。”

一个赶着双轮美丽马车的本地人将我们带过了一排看似年代久远的学院建筑物，又拐进一条只有三股的马车道，在一座很美的宅子门前停了下来。放眼看去，宅子四周都是草坪，种的全是紫藤，这样看来，教授生活很舒服，而且还很奢华。我们刚靠近，就看见一个长着白发的脑袋从前窗探了出来，脸上长着浓密的眉毛，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们。一分钟后我们已来到了他的屋子里，站在了教授的面前，就是他那异于常人的行为把我们从伦敦引到这儿来的。教授从外貌和行为举止上看很端庄，他长得很高大，五官正常，行为动作也很有教授风范，身上穿着礼服，似乎很有威信，值得注意的是他目光敏锐且狡诈，给你的感觉这个人比较聪明而且有些奸诈。

我们呈上了名片，教授看了看说：“请坐，先生，不知道找我有何贵干？”

福尔摩斯笑着说：“这个问题我正想问您，教授。”

“哦，问我？”

“或许出了什么误会，可是有人告诉我，剑桥大学的著名教授普莱斯伯

利先生有事需要我们服务。”

“哦，原来如此。”我看到他那灰眼睛里射出了一道凶光。“你听说的，对不对？那么请您说说他是谁？”

“对不起，先生，这样不好，假如真是有误会，也不要紧，我向您道歉。”

“不用了，我对这个事很好奇，我想弄明白，您可以用便条或其他什么来证明您来的目的吗？”

“没有。”

“您不是要说是我请您来的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当然！”教授怒喝道，“但是不用你回答我也能得到证实。”

他按了一下电铃。铃响后，已和我们相识的伯内特先生走了过来

“伯内特先生，请进。这是从伦敦来的两位客人，他们说是应约而来，你负责处理我的信件，有没有给叫福尔摩斯的人寄过什么函件？”

“先生，没有。”伯内特脸红了一下。

“这样就对了。”他很恼怒地瞪着我的朋友。他把手按在桌子上，将身子探了过来说，“先生，我觉得你的身份令人怀疑。”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抱歉，我只能说打扰您了。”

“先生，不能这样了结！”他大声地叫嚷着，脸上充满了憎恨，他说话时已来到门边将我们的路拦住，两只手比画着，在向我们示威，“别想轻易地走掉！”他咧嘴叫嚷着，因为激动而使脸上的肌肉都在跳。如果伯内特不出来解围，我们只能打出去了。

“教授先生，想想您的身份吧！这样做会让别人都知道，注意您的形象吧，您不能这样做。”

于是那个老头，那个粗暴的教授让了路，我们从可怕的宅子里来到了

外面，到了那三股马车道上，我的朋友好像觉得此事很有意思。

“这位知识渊博的朋友，脑子的确有问題，我们的突然来访，或许有些不合适，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亲自和他接触。噢，华生，或许他追来了，想看看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只听见身后有人跑过来，不过，来的人是伯内特，这让我放心了。他因为跑了一段路而喘着粗气，从马车道的拐角向我们走来。

“很抱歉，我向您道歉，福尔摩斯先生。”

“不用道歉，伯内特先生，我的这个职业不能避免这些。”

“他还从来没有像这样野蛮，他变得更加凶险，现在您了解我和他女儿是如何地担心了，不过他的脑子却比较清醒。”

“非常正常！显然，我的判断错误了，他的记忆没我想的那么坏，噢，还有我想在临走前，看一看普莱斯伯利小姐的房间窗子。”

在伯内特的带领下，我们穿过灌木，看见了楼的侧面。

“就是那里，从左边数第二个窗子。”

“噢，真够高的，唉，你瞧，窗子下面有藤，还有水管，这些都可以借助攀援。”

“我想，恐怕我都爬不上去。”伯内特说。

“没错，这对于正常人来说是相当危险的行为。”

“噢，还有，我已弄到了与教授通信的人的地址，早晨教授好像给他寄了一封信，在他的吸墨纸上我发现了那个地址，您知道这是不道德的，这样做是很羞耻的，可是我实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福尔摩斯看了纸条一眼就把它装进了兜里。

“多拉克是一个奇怪的姓氏，我想，他可能是南斯拉夫人，无论如何，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伯内特先生，我们在这儿留下也没有什么事了，下午我们就回伦敦。因为教授没有犯罪，所以又不能逮捕他，当然对他的行为我们又不能控制，又不可能证明他神经有问题，因此，暂时不能有所

行动。”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别着急，伯内特先生。马上就要有进一步发展了，假如我推断正确的话，下星期二或许会有一些险情。那时我们会来的，你家在这段时间会很难过，假如能让普莱斯伯利小姐在伦敦住的时间长一些更好，如何？”

“这不成问题。”

“好吧，让她在伦敦住一段时间，等危险过去我们再告诉她。这样看来，不要太多限制她，给她宽松的环境，让她顺心就可以。”

“他过来了！”伯内特的声音很小，看起来很害怕。我们从树缝里看到了那个高个子的教授从屋子前厅走出来，他向四周来回看着，走路时身子向前倾，摇晃着两手，伯内特挥手向我们示意告别，就悄悄溜进了树林。一会儿，我们看见了他和教授碰了面，两个人好像在很激烈地说着什么，走进了屋。

“我想，老教授可能看出了什么破绽！虽然我只和他有一面之缘，而且交谈不多，但我觉得他头脑很灵敏而不失逻辑。暴躁的性格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从他的角度来讲，发脾气也不是很过分，他一定能想到有侦探来对他探寻什么和他的家里人一定有联系，我想伯内特回去后，不会很平静了。”

我们一边向旅馆走一边说着这些话。在回去的路上，福尔摩斯发了个电报，当晚有了回应，他让我看了电报。内容如下：

已走访商务路，见到多拉克。他是波希米亚人，略上年纪，为人和善，开一家大杂货商店。

麦希尔

“麦希尔是管理我生活事务的勤杂工，在你走后来的。”福尔摩斯说。



“我觉得应该对教授秘密联系的人和他的国籍做个了解，看他与教授的布拉格之行有什么关系。”

“感谢老天，终于能把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们所面临的还有一些让人不能理解的无头绪的事。比如，那只狼狗咬人和波希米亚人又有什么关系？这些又和教授在夜里爬行，又有什么关联，还有最让人想知道的就是你注意的日期。”

福尔摩斯笑着搓着手，我们坐在这个开了多年的旅馆里的起坐间，喝着一瓶很出名的葡萄酒。

“好吧，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日期。”他把手合在一起，似乎在讲课一样。“这位年轻人的宝贵日记本记载了七月二日发生了这样的事，自从那天好像每隔九天就有事发生，据我观察只有一次反常，因此九月三日、八月二十六日也都正常，我想这不会是巧合。”

我没有异议。

“因此，我们假设一下，教授每隔九天就要用一种很烈性的药品，这种药作用较大但持续时间短，他的性格原本就很暴躁，加之药的刺激会表现更强烈些，看来他是在布拉格学会用这些药的，现在由一个波希米亚的经销商品的人供给他药，这些是有关系的，华生。”

“那么又如何解释夜里狗的狂吠，窗户上的脸和在楼道里的爬行呢？”

“不管怎样，咱们总算有了头绪，要想有进展就要等到下个周二，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和伯内特保持经常联系，还有就是欣赏并游览一下这个美丽的城市。”

第二天早晨，伯内特偷偷向我们汇报情况，如福尔摩斯所说，回去后，教授果然把他斥责了一顿，虽然他拒不承认，但教授仍然态度恶劣。不过早上，他又像原来一样，给满屋子的学生讲了一堂生动有吸引力的课。“首先不要说他的反常，他真的和原来比较有了更多的精力而且头脑更加灵敏。可是他不再是我们了解的人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